

送瘟神

长篇小说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着——一个共同的死神——血吸虫。那是一场悲壮的宣战，堪称波澜壮阔、惊天泣鬼的伟大壮举。

李森祥
薛荣 著

长篇小说

送瘟神

李森祥
薛荣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送瘟神/李森祥,薛荣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9.9

ISBN 978-7-5006-8891-4

I. 送… II. ①李…②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3450 号

责任编辑:金小凤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84015592 门市部电话:(010)84039659

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21.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

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 定价:2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,远强于过去
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。八国联军、
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,都不及血吸虫……

——毛泽东

目 录

卷一	纸船		001
卷二	明烛		157
卷三			229

卷 一

纸 船

第一章

002

纸
船

程怀远到了生命的尽头前曾说过,他很想忏悔!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而必须忏悔?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,最让程怀远懊悔一辈子的事,是他头顶心顶着的那条“三八线”。

那天301高地坑道里的事情特别多。先是有人偷看战友家信,两个人拌了几句嘴,吵着吵着,竟然扭打成一团,引来了连长程怀远的一顿呵斥。之后营部来电话统计得夜盲症的人数,程怀远少数了一个人,指导员埋怨程怀远几句,程怀远本来气就不顺,梗着脖子朝指导员大吼了一嗓子,将坑道壁上的碎石也震落几片。

“甯,大仗不打打嘴仗啦?”

战壕的另一头,猫着腰走来个宣传干事,他到了程怀远旁边,笑着直起了身子,棉军帽的护耳跟鸟翅膀似的支棱着,颤颤悠悠的。程怀远来不及呼喊,对面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阵地上已一枪射来,眼疾手快的程怀远一把将宣传干事扯翻在地。

“哎呀,程连长,我又欠你人情了,想不好好宣传你都不行啊。”宣传干事狼狈不堪地爬起身嘀咕。程怀远没理他,而是捡起了宣传干事被打落在地的旧军帽。军帽上挨了一枪,里边衬着的棉絮白花花地露了出来。就凭这准头,程怀远知道美军的王牌狙击手去东京度完假,又回到对面的阵地上。

“小子,美国鬼子可不认你是什么宣传干事。”程怀远把军帽扣回到宣传干事的头上,阴着脸,背靠泥墙而坐。风吹起的雪沫落到他的肩头,像是头皮屑。他身边竖着块烧焦的松木板,上边刻着七道很深的刀痕,那是程怀远扛起狙击步枪之后的毙敌纪录。他是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,现在两军对垒,进入胶着状态,本来就是神枪手的程怀远就和鬼子玩起了狙击。二十多天里,他干掉了七个鬼子。

宣传干事越是紧张,嘴里的话竟越多,从狙击步枪的性能到一枪毙敌之后的心理活动,什么都问。程怀远没文化,也不擅言词,尽量克制着情绪

嗯嗯啊啊地应付。

这时候,美军的高音喇叭又响了起来,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吵得人心烦。程怀远皱了皱眉头,手里的烟屁股交给旁边的战士,掸了掸肩上的雪沫,抓起个钢盔扣在光头上,一脚踏上倒扣着的弹药箱,提着子弹上膛的狙击步枪,噙的一记闷响,对方讨厌的高音喇叭顿时哑了。

在战友们的惊呼声里,程怀远轻松地要回了香烟,胡子拉碴的脸上竟然有些慵懒。刚才那一幕着实让宣传干事惊呆了。他停下手中的笔,从挎包里摸出一瓶白酒:“哎呀,真是太了不起了,这酒是你们营长犒赏我的,程英雄,我,我送给你。”

程怀远这才一笑,接过酒瓶瞄了瞄上边的洋文,赞了声好酒。宣传干事忽又将酒抢了回去,将瓶口塞进了他的牙里。

“可别坏了你这小白脸的一口好牙!”程怀远夺过酒瓶举过头顶晃了晃,砰的一声,是对面阵地的一枪,打飞了程怀远手里的酒瓶盖子。宣传干事也许到此时才体会到,什么叫做可怕的狙击!

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换着喝光,宣传干事也走了。程怀远瞧瞧天色还早,又埋伏到战壕里朝敌方阵地进行观察。

西下的夕阳照耀着积雪,天地之间明晃晃的。附近好些山头早已被炮火削平,泥石流涌向沟底,巨大的岩石堆积着,好像这儿曾发生过一场八级地震。水洼里结了冰,浸泡着黑糊糊的尸体。烧焦的树杈支棱着,投下长长的影子。铁丝网上缠着的自美军以及志愿军军服上撕下的破布片随风飞舞,干扰着狙击手的视线。程怀远凝神屏气,连自己胸腔内的心跳声都听到了。

对面美军阵地上那只高音喇叭在木头支架上耷拉着,像一个被砍断了脖子的头颅。一只挑在刺刀上的美军头盔,时不时地举过战壕。程怀远不可能会上这样的当,那只是美国鬼子一个普通狙击手玩的小把戏罢了。可程怀远很纳闷,那个王牌狙击手总不会替他开瓶酒就算。猛然间,程怀远眼皮微跳,发现有个炸塌了的碉堡感觉有些异样,一侧的积雪踩得脏兮兮的,裸露出来的烂石头有着搬动过的痕迹。程怀远刚目测了距离,忽地亮光一闪,他心内惊呼一声不好,还没来得及收回脑袋,一颗狙击弹已轰在他的脑门上。

一阵麻辣过后,鲜血开始瀑布般漫过程怀远的额头,糊住他的眼睛……

美军的狙击弹把程怀远头上的钢盔洞穿后,又在他的光头上划出一条大口子。战士们扯胳膊抱腿,要送他去包扎。程怀远咧着嘴,急得手臂一擦,

几个战士摔得东倒西歪。他一抹脸上的血，抓起狙击枪又要往射手的位置上靠，更多的战士摁住了他。

急救军医赶来了。程怀远的命真大，这一枪不仅打穿了钢盔，撕裂的头皮上也擦出了一条半厘米深的凹痕。程怀远嫌打麻药影响他打枪的准头，让军医在他头皮上无麻醉而缝，结果缝了十七针。

第二天，炊事班小刘在爬战壕送饭时动作稍慢，被这个王牌狙击手打烂了屁股，大半桶热乎乎的小米粥全洒了。

程怀远晃着缠上绷带的头颅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牙根恨得痒痒。

“美国佬，老子跟你没完！”

对面阵地上像是庆功似的，传来敲打汽油桶的响声。连里另外的狙击手纷纷向他请命。程怀远听着那边咚咚咚的敲打声，反倒冷静了下来。他不由分说地把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扒了，连带着一条没用过的手术床单一起扣下。天黑之后，他趁着敌人的探照灯暂时不亮，独自爬到阵地外的一个树桩后，挖出个散兵坑，靠了大半瓶酒熬过了一宿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穿着军医的白大褂还裹着床单的程怀远已和地貌没两样了。

也就在这一日的早晨，换防的命令下达。

当连里的副连长带着两名战士，冒了巨大风险将冻粘在散兵坑里的程怀远抠出时，程怀远还嘟着嘴唇嚷，他知道那个王牌狙击手早上起来撒尿的地方，老子一定让他捏着鸡巴去见阎王……

可军令如山，程怀远不得不留下一生的遗憾而带着他的连队撤离了阵地！

部队急行军到隆镇，上了一列车身上弹痕累累的小火车。这小火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破烂的，烟囱筒子被电线捆绑在车顶上摇摇欲坠，车厢内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。官兵们火柴棍似的挤在一起，前胸贴后背的，转个身都不行。车厢地板上铺着的稻草早就稀烂，湿湿的粘人的脚。有个战士憋不住尿，一股尿臊味迅速弥漫开来。

车厢内条件恶劣，程怀远的心情更恶劣。他娘的，早不换防晚不换防，偏偏那能让程怀远“复仇”的致命一枪要射出时，命令下来了。

破火车翻山越岭，过河入林地行进在林海雪原中。凌晨时它钻出一条长长的隧道，总算停在一条岔道上。四周围的朝鲜人民军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戒备森严，大家伙都跟哑巴似的，谁也不嚷嚷，交流的只是手势和眼神。

“拉屎的拉屎，撒尿的撒尿，都给我快点！”

程怀远吆喝一声，命令手下的战士们以班为单位下了小火车，一队队地去树林子边一字排开大小便，他则看着手表上跳动的指针，记录每个班拉屎拉尿的速度，慢的那个班挨了他的一顿臭骂。大家伙完事之后，程怀远带着战士去领了几筐馒头萝卜还有五大桶白雪。收拾停当，守在路边的朝鲜人咣当关上车门，车门上贴了封条，还横斜着钉了几根木条，搞得这车厢内装的好像不是人，而是没嘴巴没屁眼的什么货物。

过了鸭绿江后，程怀远的连队才与所在的兵团其他部队会合，还换乘了火车！也算是鸟枪换炮，这趟闷罐列车的车厢比之前小火车的车厢要宽敞许多。战士们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各想各的心事。到了这会儿，程怀远的脸才由阴转晴，且还浮现出一点笑容。原因是刚才换乘时，程怀远遇上赵司令的警卫员小林，他装作借个火，问小林部队这是去哪儿。

“北京，毛主席……”说着话，神色诡异的小林做了个正步走的动作。毛主席？检阅？程怀远撇了撇嘴，难以置信。火车车身一震一颤地行进着，他的脑海里一会儿是血肉横飞的四肢，一会儿是静静的雪原上狙击步枪的闷响。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梦游，唯一清楚的是离美军王牌狙击手、离三八线越来越远了。

车子平安无事地进入东北。终于回国回家，可以过和平生活，可程怀远却对头顶心所挨的一枪耿耿于怀！他紧捏着的拳头抵着自个儿的太阳穴，头上初愈的伤口差点爆裂开。呼吸粗重、眼睛潮红的程怀远抱紧膝盖，克制着不让自己跳起来大喊大叫撒一通野。他太想和别人说说话，即使吵架也行，可有纪律在，程怀远就跟火烧身子的邱少云似的，咬紧牙关。火车过丹东，过沈阳，过山海关，警卫员小林的话，早就像颗种子，在程怀远的心里生根发芽。他暂时忘却了那个让他感到耻辱的美国佬，打开挎包，取出所有的军功章仔细地别到胸前。车厢里虽说光线昏暗，但这一排亮闪闪的军功章还是引来战士们羡慕的目光。

火车走走停停，但是天上的太阳却一刻不停地走着，走出了白天又走进了黑夜。闷罐车厢里空气越来越糟，弥漫着的尿臊味混合着萝卜屁的臭味，熏得人都快背过气去。程怀远解开了风纪扣，可没过一会儿又扣上。他对自己敬礼的姿势有点不放心，很想对着镜子练习一下，可也不过是心里想想罢了。身边有个小战士睡着了，软绵绵的身子直往他身上靠，他拱起膝盖，让这个战士趴到自个儿的大腿上，弄得他都没法站起来。程怀远手摸着胸前的军功章，自己对自己说，急——急有啥用，说不定此刻毛主席已经上天安门城楼，正坐在藤椅子里喝早茶等他们哩。

这样想了会儿，程怀远头埋进臂弯里，打起了盹。他梦见自己一个人喊着一二一，正沿着金水河边走，可眼睛却怎么也看不清城楼上的那个大个子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。不管是不是，他想喊毛主席万岁，嗓子却像被人卡住了，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他冲着城楼上模糊的身影敬着一个又一个军礼……等程怀远醒来时，闷罐车却不晃荡了。

火车停在一个只有三四间平房的乡野小站上。

有人过来推开闷罐车的车厢门，宣布此次停车是给火车加煤加水，同时也换换车厢里边的空气，强调战士们一律不准下车。程怀远被搅了美梦，气得一拳砸向地板，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模样。他第一个蹿到车门口，伸长脖子瞧了瞧，张嘴就是一句去你娘的，带头跳到路基上。另外车厢的战士一看有人下车，也跟着下。很快地，铺着小石子的路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伸手踢腿的志愿军战士。

火车站通往附近乡村的土路两旁栽种着白杨树，树枝上挂着的晨雾似长长的绷带，被它遮挡的朝阳宛如一个巨大的血色斑点。火车头那儿，公安人员监督着铁路工人跑上跑下地给火车加水加煤。程怀远旁若无人地走了几个正步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愣住了。这儿怎么看也不像北京啊，怎么感觉像是到南京了呢？他吸了吸鼻子，觉得一百二十个不对劲。他东瞧西看地转了一会儿，没找到站牌，却遇上一个养护工人。

养护工人背了个帆布口袋，手里握着把尖嘴榔头，敲打着钢轨一路走来。程怀远站着看了会儿，收起手里刚摸出来的香烟，迎着养护工大步走去。两人相交而过的一刹那，程怀远一把扭住养护工人，那模样就似揪住了只小鸡。

“说——这是哪里？”

“德，德州。”养护工人天天在铁路上走，从没遇上过有这么问路的。他吓蒙了，胸膛的压迫和紧张让他喘不过气来。

担任警戒的战士一看有情况，端着冲锋枪跑来。

“工人大哥，你怎么走走路都会摔倒？这路上石子多，可得当心啊。”程怀远掀起惊魂未定的养护工，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，“你动动看，脚没扭伤吧？”他又捡起地上的帆布袋，把它挂到那只还在颤抖着的肩膀上。这一系列动作当然是做给负责警戒的战士看的，警戒战士认识程怀远，知道他以前是赵司令的警卫员。

“英雄到底是英雄，下车撒泡尿也不忘做件好事。”另外一个连长看出门道，不怀好意地跟程怀远打趣，还凑拢来要烟抽，程怀远臭着脸没理。他

心事重重地回到闷罐车厢里，手掰着铁皮桶，让它缓缓地倾斜了，又张开嘴巴凑上去，咕嘟咕嘟地灌了好几口融化了的雪水。

喝了雪水，程怀远用手背抹了下巴，心彻底地凉了。

这就叫凯旋？这算什么事？就算是被美国佬抓去的战俘放出来，他娘的回到国内，听说杜平主任还出来接见，东北局首长还作慰问讲话，还做了猪肉炖粉条招待呢。可我们倒好，大家伙挤在臭烘烘的车厢里，火车停停开开，偷偷摸摸地这儿躲一下，那儿猫一阵子，这组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我们在朝鲜可没丢什么人，站直了个个是条汉子，趴下了也是烈士！毛主席出来检阅一下又怎么了？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？

程怀远生闷气，指导员可急坏了。他在放风的人群里怎么也找不见程连长，最后探头朝车厢里瞧。一见程怀远，责怪说：“你怎么躲在这儿？营里有碰头会，通知连长去参加。”程怀远心里头窝着一肚子火，也不管脏不脏的，直接坐在闷罐车厢潮湿的角落里，歪着头不答理。指导员急猴猴地连叫了两声程连长，程怀远头也不抬地回答说：“碰什么头？老子在301高地把头都碰裂了，要碰你去碰。”

指导员以前是团政治处干事，下派来跟程怀远搭档，听程怀远这么嚷嚷，面色有点难看地走了。会是短会，指导员一回来就把全连战士轰上车，宣布说考虑到战士们路途辛苦，在朝鲜上车时的禁令解除。现在在国内了，各连队可以适当开展一些文娱活动，庆祝庆祝。

战士们一听这个，一下子呜里哇啦地议论着，嘈杂的声音盖过铁路上走火车的轰隆声。

程怀远嫌太吵闹，更嫌指导员白面书生一个，是个上级放个屁也捧在手心里当镜子照的主，干脆竖起棉衣的领子，捂住耳朵。

而指导员则以班为单位，组织大家对歌。一圈歌吼下来，战士们头上青筋毕露，指导员站在车厢中央率先起劲鼓掌，完了还主动唱了支苏联歌曲。指导员唱了，当连长的总得表示表示，于是就有战士提议程连长也唱。程怀远眉头紧锁，嘴上都挂得上油瓶了。他紧了紧头上裹着的棉军衣，依旧不吭声。指导员看得出他情绪不好，给他打圆场，又让几个唱得较好的班再对抗一回。这时有个班长不干了，扯着嗓子坚决要求连长唱。

“唱，唱，唱，唱你们个鸟啊！”程怀远掀下头上的军帽往车厢地板上一砸，指导员嘴角习惯性地抽搐了一下。

“程，程怀远同志，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。”他背着手，拿腔拿调地开

了口,上前弯腰捡起军帽递过去。全连战士的目光都落在这军帽上。程怀远抬头瞧了眼指导员,一把扯过军帽。

“你看看你,头上的三八线还没结疤呢,还是戴上帽子……”

“竟敢取笑老子!”指导员话没说完,程怀远肩膀朝前一撞,指导员已像根木头般地摔倒。

第二章

闷罐火车一路南下，最后停在仍旧是天寒地冻的淮北丘陵上。

半夜三更的，一整列火车的官兵们都下了车。而且看情形，这样的列车会再来上个十列八列的。丘陵上，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，时不时有各种口令响起。

程怀远随全连官兵从车厢里下来，呼啸的寒风掠过旷野，吹起的茅草叶子拍打着战士们打着绷带的小腿，让人直打寒噤。别说是敲锣打鼓欢迎的群众，黑暗中就连一声狗叫，一点灯火，一个迎人的鬼影子都没有。包括指导员在内的所有指战员们都傻眼了，谁也没心思再唱什么歌。连排长们你问我我问你地瞎嚷嚷，通信员在人群中穿梭，分派着通知。稍后果然又到达的列车上又吐出数不清的官兵。看情形，有一列车是载着首长的。

首长们还在车上，似在开着紧急会议，具体讨论什么却秘而不宣。早就预见到这场面的程怀远，无动于衷地置身在失望的战士们中间，对什么事都不管不问。他的心在德州那个乡间小站上就已经麻木了。

部队天当被地当床地暂时安顿下来，由于给养没能及时跟上，第二天大清早，荒郊野地里的战士们人手一份盐水萝卜汤。“还说是最可爱的人呢？最可爱个屁，老子已经三天没见着一点油花了。这是伙食吗？这是猪食，你让我们吃这个！”有个吊着胳膊的排长碗一摔，跟炊事班长吵起来。边上的战士跟着起哄，寂静的营地闹腾开了。已经很久没吭声了的程怀远慢悠悠地拨开挡道的战士，喝了一大口滚烫的萝卜汤说：“吵什么吵，你骂人骂得出一块肉来吗？做梦吧——想吃好的，跟老子来。”

搭帐篷的时候，程怀远已经注意到草丛里四处乱窜的野兔子。此地的野兔子可能很少遇上人，呆头呆脑的，自顾自地啃着埋在雪里的草根。吃罢萝卜汤，程怀远召集战士们一说，大家伙个个摩拳擦掌，有如一场新的战役即将打响。他们组成逮兔一分队、二分队，轮换着去附近的小山包进行拉网式围捕。营地周边的兔子这下子可惨了，东躲西藏的没了去路。刚自战场上下来的棒小伙子嗷嗷叫着，你追我赶地围追堵截，不明就里的人，还当他们

是在学美国大兵玩什么橄榄球,以消耗过剩的体力。

跟别人不一样的是,程怀远胸前仍挂着十几枚军功章,人一跑动,全身上下哗哗啦啦地响,野兔子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怕的声音。

一连几天,连里的指战员们欢天喜地吃红烧兔子肉,唯有指导员耷拉着脸,方丈似的,不碰一点腥。他啃着冷窝头,反过来倒劝程怀远,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,偌大个营地里,别的连队不是在组织政治学习,就是抓紧军事训练,附近的野地里凡是歪戴军帽、敞着军装逛来逛去逮野兔子的,不用问,肯定都是我们连的,这影响也太坏了。

“影响算个鸟!战士们逮没人要的野兔子改善伙食也犯纪律?”

“伙食怎么啦?别的连队都吃得下,难道我们连队个个都是老爷兵?”

“老爷兵?你他妈的竟敢说老子的兵孬?”指导员的话似刀子割在程怀远身上,说他手下的兵不好,比说程怀远自己差劲还糟。

“英雄连的兵当然是英雄兵,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,也很快会落后成老爷兵。谦虚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……”

程怀远望着远处轮廓线柔和的山包,不理这个文化得让人牙根犯酸的指导员。

指导员见他不吭声,接着说:“程连长,我觉得你一回国就状态不对,也好久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了。我们英雄连在朝鲜战场上是全军的一面旗帜,到了国内我们仍旧要……”

“仍旧要什么?”程怀远猛地站起身,“仍旧要吃糠嚼冰是吗?仍旧要在雪地上爬成个满脸冻疮是吗?仍旧要饿得鸡巴都竖不起来是吗?都回国了,可他娘的欢迎群众呢?献花的少先队员呢?大鱼大肉的庆功宴呢?毛主席的检阅呢?你看看这些家伙,哪个身上没伤,哪个在生死关头含糊过?他娘的别人不把他们当回事,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又怎的?我们吃厌了萝卜汤抓些兔子吃又怎么的?你指导员算个鸟!你没本事去搞两扇猪肉来,就他娘的少在老子面前放臭屁!”

“你怎么又骂人?”指导员被连长一顿抢白,急了。他的手指点着程怀远的鼻梁乱晃。程怀远最恨指导员这个招牌动作。

“骂你?老子正烦着呢,老子骂你又怎的?”

“我去找教导员告你!”听说指导员又要去打小报告,正在火头上的程怀远操起一只剥了皮的兔子,一把抽到指导员脸上。

指导员的眼睛飞了,砸到一挺转盘式机枪上,右眼的镜片碎成两半。

事情传到赵司令那里,他派警卫员小林用枪去把这个混账东西找来。

程怀远已经在团营首长面前检讨过，也主动去跟指导员道了歉，现在他到老首长面前，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赵司令只在程怀远进门时抬眼皮瞧了一眼，而后依旧埋头看文件。程怀远越站心里越不安。

难熬的时刻持续许久，总算在赵司令的咳嗽声中过去了。赵司令搁下手里的文件，用手背揉了揉眼睛，样子非常的疲倦。西下的夕阳将程怀远瘦长的黑影子投在帐篷里的泥地上，投到了赵司令的脚尖前。赵司令示意程怀远靠近点，接着拿起了茶杯，茶杯里没水，程怀远赶紧找来热水瓶为司令员续水。

“程连长，你可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大名人啊。打美国佬你下狠手，打指导员你也够狠的，把人眼镜都摔喽。老头子今天想跟你讨教个问题，你给我数数看，队伍里一起下战场的，一起到这荒郊野地的，有哪几个人心里头是痛快的？”

帐篷外的小林探头朝程怀远挤眼睛，示意他机灵点，程怀远眼一瞪把他吓开。

“既然大家都不痛快，我赵白驹有没有踢参谋长屁股？你们团长跟你们政委交过手没有？另外的营长、连长呢？谁像你了不得？是大英雄了，心里头不痛快就找指导员撒气，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政治指挥员难道是军事指挥员的出气筒吗？”

小林胳膊下夹着文件夹，装模作样地走了进来，程怀远的脸上现出无地自容的神色。

“小子哎，阵地战，攻坚战，敌后骚扰战，没有你玩不转的，打仗你算是成精，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，你的人生道路怎样走？看来啊，你还不如个小屁孩。”赵司令弹下的烟灰落在程怀远的影子上，严厉的目光落到程怀远脸上。

程怀远拉着个脸，上嘴唇翘着，一副老实的样子，似乎除了呼吸，另外的什么都不会了。

他的这副傻样终于把赵司令给逗乐了，感叹说天天一碗萝卜汤，吃得嘴里淡出个鸟来。又说你小子没良心，连里顿顿开兔子宴也不晓得给老头子送点过来？馋得动不动就流口水，别人还以为老头子仗没得打了，就得老年痴呆症。

程怀远脑子还迷糊着，但嘴巴没控制住，竟嘿嘿嘿地乐出声来。

没过几日，营地突然热闹了。地方上开始派来宣传队、慰问队，不仅送

来鸡鸭鱼肉，还送来了欢呼与笑声。

在一次演出前，带队的副县长先上台给战士们作建设新农村的报告。程怀远带着自己的连队坐在下面听。副县长讲得其实也不咋样，但战士们听得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唯有程怀远忧三忧四，一副六神无主的模样。联想到这些天来，不是钢铁厂的党委书记路远迢迢地来吹嘘什么钢花灿烂，就是公安局长来汇报剿匪斗争，程怀远心里的麻木已转变为担忧。现在美国鬼子不打了，接下来总不能天天守在这荒郊野地里追兔子吧？人心涣散，前途渺茫，他在为这支部队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着，连红烧兔子肉端到他面前都没了胃口。他想去司令部找人打听打听，但能打听的人当数警卫员小林，这小子肚子里有墨水、机灵，能记事儿，可在离开朝鲜时信口开河地骗人，让人空欢喜一场，程怀远已经不相信他。

程怀远打起了赵司令的司机老张的主意。

司机老张坐下缩头缩脑的，似一块石头，站起来长手长脚，像一只高大的猿猴，人称长臂猿老张。老张最近也烦得不行。他被赵司令的警卫员小林缠上了，这小子一门心思想学开车，时不时地就跟老张黏糊。程怀远找到老张时，小林也在。

“你是老头子的警卫员还是老张的勤务员啊？我跟老张有点事，自个儿玩去。”

小林搞不懂程连长为啥一见面就冲他发火，守在一边就是不走。程怀远和老张对了对眼神，老张指了指一边的水桶，小林顺从地拎起水桶给老张擦车去了。

“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大家都是老熟人了，老张也不跟程怀远客套。两个人合抽一根骆驼烟，程怀远把心中的疑虑全倒了出来。

“哎呀，老程，你问的这个我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也不能说。”

老张的口风很紧，程怀远一点也不意外。他问起了地方干部训练班的事，老张张嘴就是一句那是转业干部去的！程怀远咂出了点苗头，追问像他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也得上什么训练班。老张察觉到露了口风，便忙转换话题，问程怀远要兔子肉。

“你给我透个底，我就给你兔子肉！”

程怀远的话让路过的保卫处长听到了，板起脸当场训斥老张注意保密。

没等程怀远冲保卫处长翻白眼，老张已一声惊叫。只见不远处沙包后头的吉普车突然吼叫起来，喷吐出一股股黑烟。老张骂了声他妈的，拔脚